



● 作者/Kim Sung-han ● 譯者/黃國賢 ● 審者/劉宗翰

美「中」競爭與朝鮮半島的未來

US-China Rivalry and the Future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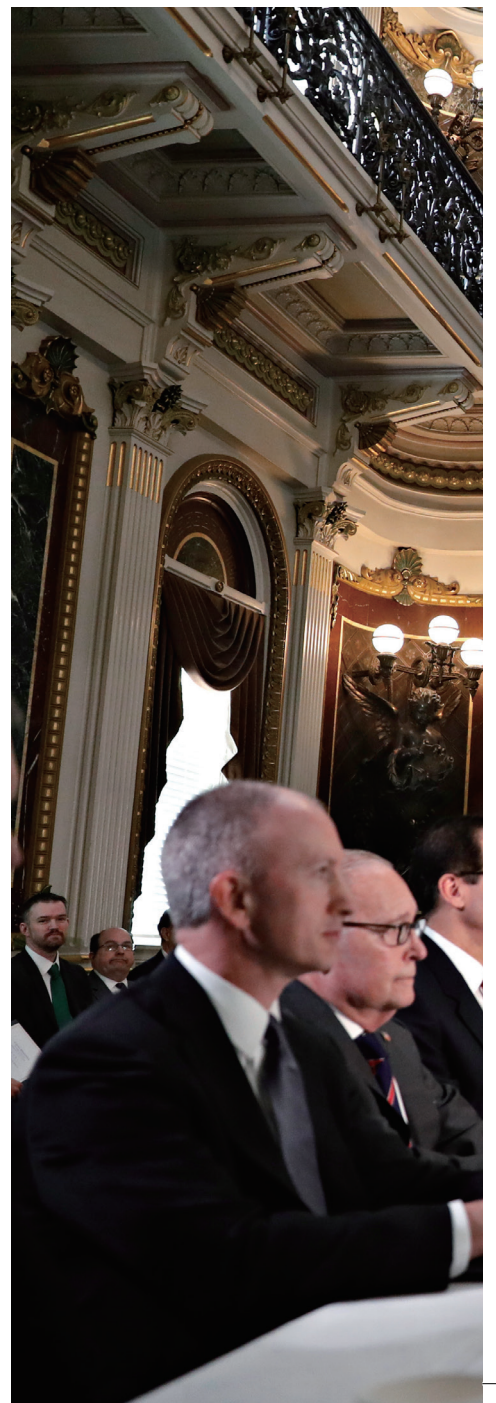
取材/韓國峨山政策研究院網站專文(*The Asan Forum*, August 31/2018)

美「中」競爭將是影響朝鮮半島統一進程的重要因素，兩韓統一對兩者而言，都各有其考量的優缺點，然當前美「中」關係不佳，無法讓南韓有樂觀理由看待兩者會將北韓問題列為優先事項。鑑此，南韓如何發揮戰略平衡者的角色至關重要。

基於美國與中共在戰略科技領域上的激烈競爭，持續延燒的美「中」貿易戰並不會僅止於貿易紛爭。隨著中共加速超越西方國家的尖端科技，尤其是在半導體方面(智慧型手機運行所需的矽芯片)、聯網汽車、雲端運算及人工智慧，此種對立關係將變得更加深化。¹ 中共主席習近平的「中國製造2025」計畫，其主要基礎正是提供補助給發展此領域的中國大陸企業，以及要求外國公司提供關鍵科技資訊給中共的合作夥伴。然而，後者的要求激怒了美國，因為美國長期優勢地位乃是基於卓越的戰略科技。因此，在當代國際關係中，持續的貿易紛爭是既有霸權與潛在霸權所存在另一種戰略競爭形式。

川普政府為中共冠上修正主義者的標籤，因為其企圖尋求「塑造一個與

美「中」持續延燒的貿易紛爭，背後凸顯的意涵是兩者之間的戰略競爭。(Source: AP/達志)



美國價值觀與利益相對立的世界、希冀取代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地位、擴大其官方主導經濟模式的範圍，以及重新分配該區域的秩序。」² 因此，中共所承受龐大貿易壓力正是美國對付其行為的綜合戰略中之一項。當歐巴馬政府於2011年宣布「側重亞洲」(Pivot to Asia)時，美「中」之間的戰略競爭便已然加速。該項政策秉持以下的基礎：

一、認為中共是地緣政治的潛在對手；二、維護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規則，以對抗任何可能拒絕遵守的國家；三、善用美國國力的各項元素來管理中共崛起，並保持亞洲門戶開放。然而，中共認為歐巴馬的側重亞洲政策，其實是一種擴張主義，不但侵犯了中共的勢力範圍，更意在擴大和加深美國的霸權力量。³





川普政府基本上將歐巴馬政府的亞太政策照單全收，並認為中共挑戰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優勢地位。

(Source: White House/Shealah Craighead)



歐巴馬政府亞太政策認為中共挑戰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優勢地位，川普政府基本上對於這種看法是照單全收。2018年4月17日，戴維森(Philip Davidson)上將在針對提名他擔任美國太平洋司令部(PACOM)司令的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聽

證中，回應相關政策問題時表示，「中共能在不與美國開戰的情況下，用各式手段控制南海。中共對南海的控制——更廣泛而言，中共對南海、東海和黃海等海域的控制——將實質影響美國在印太及其他地區的戰略、政治和經濟利益。」⁴



儘管如此，川普的政策已徹底打破先前植基於自由制度主義(Liberal Institutionalism)的大戰略，同時也意味著以往試圖維持並盡可能擴大東亞門戶開

放的政策已然結束。美國對中共的戰略在歷經二十年的延續性後，似乎已經從這個階段發生了根本變化。⁵ 因此，值此關鍵時刻，那些聚焦於美國和中共建立互信關係的計畫就顯得不切實際，因為雙方各自懷疑彼此的戰略意圖，更不願意表現各自的戰略脆弱性。⁶

在此一背景之下，美「中」之間的競爭關係使得南韓出現了戰略憂慮，亦即中共可能會破壞首爾與華府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在處理北韓核武問題時；當南韓和美國針對朝鮮半島未來駐軍問題進行協商時，中共可能會設法介入其中；當南韓遇到兩韓統一的歷史契機時，中共可能會從中扮演扯後腿的角色。值此美「中」激烈競爭之時，南韓和美國很難期待北韓會認真落實無核化進程，或是期待中共成為支持韓美同盟持續發展的建設性參與者，以及防止中共破壞南北韓的統一進程。

管理競爭關係需要密切關注美「中」雙邊關係，以及中共和美國主要盟國的對抗，尤其是日本。基於美國對於盟國的承

諾，東京與北京之間的對抗性競爭，可能會加劇北京和華府之間的緊張關係。⁷ 「中」日之間的競爭也是南韓關切議題。鑑於韓國曾在1894至1895年間成為中日戰爭下的受害者，現今南韓更需要在兩國之間成為一位戰略平衡者。當年，韓國並不是一位戰略平衡者，而中日之間對抗使得朝鮮半島淪為競爭者的戰場。南韓期待美國能夠扮演平衡者角色，同時將美日韓三方安全合作的戰略目標侷限於處理北韓威脅，而非圍堵中共——此點與日本不同，因為日本試圖建構非正式及隱含反「中」意識的聯盟，稱為「四方安全對話」(the quad)，成員除日本外，還包括印度、澳大利亞和美國。⁸

北韓核武問題與美「中」分歧

促使北韓坐上談判桌的因素有下列三項：一、中共展現誠意，落實聯合國安理會對北韓的制裁行動；二、美國最大極限施壓政策包括威脅使用武力；三、南韓積極與北韓進行國際社會的外交活動。筆者認為，



南韓期待美國能扮演平衡者角色，同時將美日韓三方安全合作的戰略目標侷限於處理北韓威脅，而非圍堵中共。圖為2018年9月南韓總統文在寅前往美國拜會川普。(Source: AP/達志)

2018年6月12日在新加坡舉行的川金峰會至少是一個好開端。審視北韓在峰會後的行為，其似乎想要在無核化問題上極力拖延，同時尋求認同北韓是一個願意開放經濟的實質核武國家。

美國和中共攜手合作，理當成為戰略上引導北韓走向無核化道路的重要因素。然只要美「中」繼續雙方的戰略競爭，並連動到北韓議題，北韓就會極力在兩造之中尋求平衡另一方的機會。尤其是中共一直是從這樣的角度看待北韓，這意味著北韓核武問題不能與臺灣、東海及南海等其他區域戰略問題區隔開來。除非美國在這些區域的

戰略議題上做出「讓步」，否則中共很可能持續將北韓視為「戰略緩衝區」。自從新加坡的川金會以來，中共已經為北韓開了後門，對於制裁行動採取放鬆的態度。⁹

對中共而言，最糟糕的噩夢便是北韓迅速接近美國並成為事實上的盟友，儘管「完全、可驗證且不可逆的無核化」(Complete, Verifiable and Irreversible Dismantlement, CVID)還得等到美國與北韓外交正常化後方能實現。但中共的擔憂並非毫無根據，因為中共與北韓之間互不信任情況自冷戰結束以來已然加深。如果出現這種情況，

由美國主導的兩韓、日本和美國所形成的「實質同盟網絡」(virtual alliance network)可能會把中共視為對抗目標。然尚待觀察之處在於，南韓是否會接受北韓成為實質盟友，即使在核武與「完全、可驗證且不可逆的無核化」議題上未能獲得解決。

南韓與中共進行合作的必要條件是北韓無核化。韓「中」應該將「全面無核化」定義成「完全、可驗證且不可逆的無核化」，並共同努力回應朝鮮半島的和平政權建設，而不是只想要提早解除經濟制裁，這意味著應以「完全、可驗證且不可逆的無核化」交換和平政權，而非僅是簽訂和平條約。「和平政權」是一個廣泛的概念，包括無核化、美朝與日朝的外交正常化、經濟正常化、軍備裁減及和平條約。鑑於北韓的長期立場，其可能會試圖聚焦於要求美軍撤出南韓，以及以美朝之間簽訂和平條約，來作為換取其進行無核化的可能性。

除非北韓進入無核化的最後階段，否則南韓，中共和美國應該引導北韓把重點放在建設和平政權(和/或有條件的經濟利益)之上。傳統方法通常從「凍核」開始，然後轉向「去功能化—拆除—驗證」(disablement-dismantlement-verification)，但此種作法似乎不再可行。相反地，如今需要一種新的綜合策略。北韓應公開其所有的核武計畫，然後就拆除條件進行談判，並迅速進入驗證的談判階段。我們可以將它分為兩個或三個階段，但最重要的是讓它經驗證並完全落實。此外，「完全、可驗證且不可逆的無核化」還應附加拆除化學和生物武器的條件，以及已經部署於北韓

境內的1,000枚短中程飛彈。

最後，南北韓、中共和美國四方所需達成的戰略共識：是否應當把終戰宣言與和平條約分開處理。「板門店宣言」在南韓原本設想下，希望由南北韓共同與第三方或四方宣布終戰宣言。在這種情況下，蓬佩奧(Mike Pompeo)國務卿於2018年7月訪問平壤的結果是好壞消息兩者皆有。首先，壞消息是蓬佩奧無法贏得北韓接受「最終、全面可驗證的無核化」(Final, Fully Verified Denuclearization, FFVD)。好消息則是，在北韓實際表現出無核化的重大進展之前，他拒絕接受北韓所提出正式發布終戰宣言的要求。

總體而言，北韓可能會依賴「切香腸戰術」(salami slicing tactics)——將雙邊議程分成各小塊，並從每一項讓步中攫取最大利益——除非美國能夠得到南韓和中共的真正支持。如果北韓看到川普變得不耐煩，就可能會試圖拆除洲際彈道飛彈(ICBM)，一方面在北韓與美國之間的議題上製造分歧，另一方面則在和南韓及日本之間發揮制肘作用，因為南韓與日本對於短中程飛彈的關切程度，要比洲際彈道飛彈還要來得多。

美國和南韓尤其需要致力於共同研議詳盡之「最終、全面可驗證的無核化」路線圖，並盡可能說服中共加入這項議題，如此一來，中共就能將北韓核武問題與美「中」戰略競爭問題進行脫鉤。路線圖的戰略核心框架在於以「最終、全面可驗證的無核化」交換朝鮮半島和平政權，而非僅止於和平條約(或終戰宣言)。終戰宣言應該避免過早宣布，因為這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爭議，其將在政治與法律層面對駐韓美軍與同盟國產



生影響，遑論在聯合國司令部方面。如果北韓同意，則包括南北韓、美國和中共在內的四方應該開始談論如何透過簽署終戰宣言，來建立朝鮮半島和平政權，而這點唯有北韓同意完全無核化的具體時間表和路線圖方能克竟其功。

美韓同盟與美「中」衝突下的前景

美國和中共在國力的差異之一，即儘管冷戰已經結束，美國仍保有盟友。川普對待盟友雖然看來相當嚴厲，同時也採取所謂交易式策略，但這並不代表他正準備放棄盟友。事實上川普更專注於與盟友「分擔責任」(burden-sharing)和「分擔角色」(role-sharing)，其中著眼或許是為了對付中共、俄羅斯和伊朗。只不過美國的盟友並未跟進這種「同盟轉型」。¹⁰ 美國盟友開始倒向中共這個潛在霸權，並批評美國的行為，卻未曾思考過與中共建立聯盟關係這種激進戰略轉變，到底是為了保護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還是為了創造另一個新的國際秩序。身為美國關鍵盟友的南韓亦不

例外。

南韓對美國的戰略思想已經從冷戰時期的「敵血同盟」演變為後冷戰時期的「過渡同盟」，以及在911事件後的「戰略同盟」。儘管歷經試驗與錯誤，但南韓已透過轉型同盟關係，成功地適應了新的戰略環境。作為「軟制衡」(soft-balancing)戰略的一部分，南韓除了致力於改善自身與中共關係，也

同時對多邊安全合作採取支持態度，此舉使其不必受制於美國的戰略偏好。¹¹ 南韓對美國的戰略思想可考慮以下四種方案：一、維持現狀(持續以北韓為敵的韓美同盟)；二、發展韓美戰略夥伴關係(解除現有軍事同盟關係，並朝向政治結盟關係發展)；三、全面聯盟(超越軍事同盟並擴展至區域及全球合作關係)；四、東北亞多邊和



2008年4月，美國總統小布希與南韓總統李明博在大衛營對外宣布「二十一世紀戰略同盟願景」。(Source: AP/達志)

平與安全機制。李明博政府選擇了第三種情景，認為南韓應該在維和、反恐、海盜和毒品走私活動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以符合首爾在區域內扮演更重要角色的企圖，同時亦應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MD)的擴散採取打擊策略。

前述第三種方案情境因而構成南韓對美國戰略思想的核心。2008年4月18日，美國小布希和南韓李明博總統在大衛營對外宣布他們的「二十一世紀戰略同盟願景」。李明博與歐巴馬總統亦於2009年4月的峰會中證實了這一點，¹²並於2013年5月所舉行的朴歐峰會中再次獲得確認。「二十一世紀戰略同盟」意味著該同盟將超越朝鮮半島，其合作範圍將擴大至亞太地區和全球舞臺。以軍事同盟(特別是朝鮮半島)關係為主軸，各國將在共同價值的基礎上進行密切合作，並於政治、外交、經濟及文化方面進行交流。這些要素均反映在2008年的「韓美聯合願景」之中。

從聯合願景宣布後的反應可知，中共並未以正面態度看待韓美戰略同盟。中共將其解讀

為「價值同盟」，一種意圖將自由民主價值觀強行加諸於包括中共在內的其他國家。中共可能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該同盟關係將在北韓無核化後繼續存在。即使以北韓為目標的軍事元素在無核化後得以降低，但基於政治、外交及經濟的戰略同盟依舊存在，因為此種理念已體現於2008年韓美同盟所提出的聯合願景中。鑑此，美「中」競爭對韓美同盟的能力和理念可能產生哪些意涵？這都是值得進行探討之處。正如針對終戰宣言內容所進行的討論，中共所關注的是，終戰宣言對韓美同盟與駐韓美軍的規模和地位將產生何種影響？此同盟應當為「權力轉移」做好準備，期能管理既有和新興強權之間關係的變化。因此，確有必要針對利益轉移的部分，找出可能影響韓美同盟持久性和潛在壓力點的主要因素，從假設性挑戰，到均勢對立關係，再到發展轉型。這些因素都有可能隨權力轉移(亦即美國和中共之間)的各個階段出現。

然而，在可預見的未來，從美國至中共的權力轉移情況並

不會發生。當中共國內生產毛額(GDP)超越美國時，必定會產生某種程度的心理影響，但這並不代表美國國力已被中共超越。但如果說中共國防預算在2030年或2045年超過美國時又當如何？中共軍費支出將持續增加早已在意料之中，因為其預算項目包含研發、核子武器與飛彈，另外後備部隊和軍事學校的補助款項及智庫預算亦包含在內。反觀2007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在其後十年間持續縮減國防預算，而中共國防預算則相對增加約12%。不過美國經濟迅速復甦，如今美國政府已經再度提高其軍事預算。

儘管「同盟轉型」並未發生，但美國對其盟友表示關注仍至關重要。同盟轉型通常發生在權力轉移之前。中共可能會利用川普對盟友的不良管理模式，試圖在美國及其歐洲和東亞盟國之間見縫插針。在此一局勢下，應當設法凸顯韓美同盟，以及美國在朝鮮半島駐軍的必要性。如果美國希望長期維持主導亞太地區秩序的力量，就應當維持跟盟友和可能盟友的關



係。同盟關係的強度仍至關重要，值此新的壓力和北京企圖進行破壞之時，切不可視同盟關係為理所當然。¹³

南北韓統一與美「中」雙邊關係的複雜性

南北韓統一將為中共和美國帶來哪些挑戰與機會？中共將不得不權衡南北韓統一的成本和收益。就負面影響而言：一、中共將在東北亞地區失去北韓可作為「中」美之間的「緩衝區」；二、美韓同盟關係仍包含某種程度的不確定性，特別是考慮到南北韓統一後，半島境內的美軍將會直逼中共邊境；三、中共將重新面對一個新韓國，其將擁有足以推動民主價值的力量——自1990年代末以來，南韓崛起一股大眾流行文化的風潮，稱為「韓流」——並將其推向中國大陸的心臟地帶。就正面影響而言：一、中共將擺脫對北韓提供經濟與軍事援助的負擔；二、中共將擺脫其所認定違背自身利益之軍事衝突與涉入北韓戰爭的危險；三、中共將能於東北亞經濟整合進程中發揮更強的領導作用。中

共是否會以合作態度加入南北韓統一，取決於南韓和美國的外交手腕，去說服中共接受利益大於成本的想法。¹⁴

南北韓統一對美國也是利弊參半。就加分而言，如果統一是以大多數南韓人所預期的方式發生：一、自由主義價值觀將擴大至整個朝鮮半島；二、兩韓統一將可移除全球核不擴散制度的挑戰；三、兩韓統一將可提供美國與中共發展健康的合作關係。就減分而言：一、兩韓統一可能會削弱美國在朝鮮半島駐軍的理由；二、韓「中」之間的文化親和力可能會削弱韓美同盟關係；三、東北亞多邊機制可能會使美國邊緣化。¹⁵

然而，當美國和中共在朝鮮半島和東亞地區的競爭更加劇烈時，便有可能使得成本高於利益，並朝與兩韓統一背道而馳的方向發展。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兩韓統一的最佳情況是，美國在維持與中共的競合關係時保持既有優勢。最糟糕的情況是，當朝鮮半島統一的歷史性機遇來臨時，中共的權力轉移情形已經發生或非常接近。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和中共均

無法控制此種不可預測的極端局勢，並可能導致朝鮮半島的另一次分裂。

當北韓發生突發事件而中共要求採取聯合行動，但卻遭聯合國抵制時，中共就有可能試圖自行派遣軍隊進入北韓。中共是否會採取此等行動將取決於其與美國的關係，因為解決北韓突發事件需要美「中」密切的官方合作。就美國而言，其將先與盟國（南韓）和主要大國（中共）針對是否有必要干預進行協商，並由聯合國或美國領導，如此方能以北韓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為主要目標。無論如何，美國將試圖呼籲聯合國介入以避免中共單獨採取任何行動。

矛盾的是，南韓對於統一的決心和準備，是較諸美「中」關係更重要的一項變數。當南韓政府表現出猶豫不決和無力因應北韓突發事件時，¹⁶美國和中共可能會相互「串通」，以穩定局勢並保持現狀，而非幫助南韓掌控局勢，邁向統一的道路。如果南韓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則在美國與中共相互串通的前提下，統一進程可能反遭嚴重的挑戰。這也意味著南韓

的戰略無能，反而可能有助於促使這兩大巨人合作，並維持朝鮮半島的現狀。

三方戰略考量

南韓安全界有兩種思想流派：「亞洲協調」(Concert of Asia)和由美國所主導的亞洲秩序。主張亞洲協調的學派認為，朝鮮半島周圍的大國關係讓人聯想到十九世紀歐洲的強權政治。歐洲在《維也納公約》(1815年)與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之間持續了一百年的和

平，要歸功於英國、法國、普魯士、奧地利、義大利和俄羅斯營造出勢力均衡的「歐洲協調」。當代亞洲的國際關係亦與過往相似，故應比照建立一套亞洲協調制度，支持主要國家之間採取多邊合作。相較之下，以美國為首的亞洲秩序學派認為，多極體系在本質上並不穩定。自太平洋戰爭結束以來，美國在亞洲的駐軍始終發揮穩定作用。美國如果退出則將導致不穩定的多極體系，在此等體系中，主要國家將參與無限的權

力競爭，而不會將重點聚集在如何維繫一個穩定的國際秩序之上。

象徵「革新派」的文在寅政府試圖在兩種學派之間取得平衡，強調首爾與華府之間的密切協調，同時支持在東北亞建立多邊和平與安全合作機制。¹⁷自1990年代末以來，中共始終被認為是東亞多邊合作機制的倡導者，但中共卻拒絕加入「東北亞和平與合作倡議」(Northeast Asia Peace and Cooperation Initiative, NAPCI，由朴槿惠政府所提倡的一個多邊安全合作論壇)，特別是在南韓和美國於2018年6月8日決定在南韓部署「終端高空區域防禦系統」(THAAD，簡稱薩德系統，主要以攔截飛彈、發射架、雷達和自由控制單元來攔截短程、中程及中遠程彈道飛彈)之後。當中共與美國之間存在戰略利益衝突時，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就無法加以制度化。

從南韓的角度觀之，韓美軍事同盟是其安全、國防，甚至兩韓統一的重要戰略工具，但這並非南韓安全，國防和統一的充分條件。中共和南韓應該



美國與南韓於2018年6月決定在南韓部署薩德系統後，已在中共與美國之間形成戰略利益衝突的因子。(Source: US Army/Ben Listerman)



更加頻繁且密切地進行對話，而首要關注的議題則是北韓的無核化。其後，中共和南韓應討論如何在東北亞建立多邊安全合作機制，而南韓和美國則應討論如果北韓實現無核化，應如何轉型韓美同盟關係。此外，南韓和中共應討論如何在無核化後整合東北亞經濟，更不必將美國排除在經濟整合的願景之外。南韓國家安全顧問與中共相對等人士所進行的「戰略對話」應該加以制度化。此外，

兩者之間涉及專家的一軌半戰略對話亦應加以啟動。為了避免南韓與中共在討論戰略時過於偏重政治問題，可以考略擴大框架的作法，使之比照美國與中共之間的「戰略與經濟對話」。不過有部分人士懷疑中共是否會接受這些想法。

結論

在中共、美國和南韓共同致力於降低挑戰，以及促進東北亞獲致和平與繁榮契機的前提下，

本文提出以下兩點建議：首先，中共應避免以美「中」戰略競爭的角度來看待北韓問題。要是中共持續這種態度，則此一問題將無可避免地與臺灣，以及東海和南海問題連動，這將使北韓問題變成一個永久的難題。北韓問題應與其他問題加以區隔，中共應真誠致力於北韓的無核化。北韓無核化可讓東北亞經濟融合成為中共的歷史使命，其過程對中共和其他國家均有相當大的助益。

註釋

1. "US-China trade talks centre on rivalry on technology," *The Associated Press*, May 4, 2018.
2.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 25.
3. Nana de Graaff and Bastiaan Van Apeldoorn, "US-China relations and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contending elites, colliding vis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4, No. 1 (2018), p. 127.
4. Ronald O'Rourke, "China's Actions in South and East China Seas: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July 19, 2018.
5. De Graaff and Van Apeldoorn, p. 127.
6. 美「中」之間向前最佳的一步是建設性關係，同時此一關係是在相互依存和信任的基礎上，如此一來，雙方都可追求其合理的自身利益。Zoe Leung and Jace White, "China's Rise Doesn't Equate to America's Fall,"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ne 21, 2018, <http://nationalinterest.org/print/feature/chinas-rise-doesnt-equate-americas-fall-26368>.
7. Timothy R. Heath and William R. Thompson, "Avoiding US-China Competition Is Futile: Why the Best Option Is to Manage Strategic Rivalry," *Asia Policy*, Vol. 13, No. 2 (April 2018), p. 117.
8. 「四方安全對話」仍保有其立場。Mix Fisher and Audrey Carlsen, "How China Is Challenging American Dominance in Asia,"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9, 2018. 有別於十年前對四方安全對話採取警覺的態度，中共官員及分析家如今大致上根本不在乎，他們認為經濟依賴中國大陸的結果，將限制該群體的發展空間。See also Joel Wuthnow, "Why China Discounts the Indo-Pacific Quad," *PacNet*, No. 55, August 7, 2018.
9. 煤炭是北韓對中國大陸的主要出口品，在2017年下半年幾乎全面下滑，中共的官方海關數據顯示，直至2018年6月份都還沒有出現反彈。但最近幾個月中共對北韓的出口卻穩定上升，從2018年初的兩倍，增加到同年6月約2億美元。Don Lee, "China is quietly relaxing its 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 complicating matters for Trump," *The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3, 2018.

美國應繼續擁護由自由貿易，多邊主義及同盟關係所締造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目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威脅來自美國內外部。除非美國能夠提出取代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方案，否則此刻正是美國重新樹立領導地位的時機。這個過程的起始點可以從將中共視為戰略夥伴，而非將其冠上修正主義國家的標籤開始。美「中」必須重振有關安全與貿易問題的戰略對話，共同推動東亞峰會，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東協區域論壇及東協國防部長擴大會議(ADMM-Plus)等區域多邊機制。這將是一個使美國再次偉大的好方法，也能讓南韓等主要盟國更加堅定，同時規範中共納入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目前，美「中」關係無法讓南韓人民有理由樂觀期待雙方會將其他問題進行區隔，並就北韓議題找出共同的成因，甚或以某種方式設法將解決北韓問題列為優先的共同利益。鑑此，該區域目前正處於十字路口，文在寅政府已採取主動作為，南韓人民必須迫切思考該如何維持當前局勢。

作者簡介

Kim Sung-han係高麗大學教授。

Reprint from *The Asan Forum* with permission.

10. Woosang Kim, "Alliance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5, No.4 (November 1991), pp. 833-850; Woosang Kim, "Rising China, Pivotal Middle Power South Korea, and Alliance Transi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Area Studies Review*, Vol. 18, No. 3, pp. 251-265.
11. Sung-han Kim, "From Blood Alliance to Strategic Alliance: Korea's Evolving Strategic Thought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Vol. 22, No. 3, (2010), pp. 265-281.
12. "Joint Vision for the Allia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June 16, 2009,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joint-vision-alliance-united-states-america-and-republic-korea>.
13. Elsa B. Kania, "Rivalry in Rejuvenation? Seeking New Paradigms for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Real Clear Defense*, April 24, 2018 (originally in *The Strategy Bridge*), https://www.realcleardefense.com/articles/2018/04/24/new_paradigms_for_us-china_strategic_competition_113366.html.
14. Sung-han Kim, "The Day After: ROK-US Cooperation for Korean Unificatio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8, No. 3 (Fall 2015), p. 40.
15. Ibid., pp. 38-39.
16. 例如，由於北韓突發事件的消息，南韓股市應聲急跌。南韓政府如果一味關注自身金融市場，而未能有效與美國和中共就其合理的政策選項進行磋商，則南韓將被視為欠缺處理北韓突發事件的能力。
17. 引用文在寅所言，「一旦朝鮮半島建立和平政權，將標示著兩韓之間全面經濟合作的時代已經開啟，同時兩韓之間的合作也需要俄羅斯參與第三邊合作」，in an interview with Russia's *TASS news agency*, *Rossiiskaya Gazeta*, and state-owned *RT network* on June 20, 2018. Seong Yeon-cheol, "President Moon stresses need for peace regime to develop into Northeast Asian cooperation," *Hankyoreh*, June 21, 2018.